

# 现实的人

曲 广 为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市 200062)

**摘要:**马克思在考察人时不是把人看作动物实体,而是把人看作由一定的物质运动组合成的整体,故人是人的感性活动;构成人的运动的根源是人的联系,因此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联系。现实的人是人的生命活动、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统一整体。抽象的人产生的根源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现实中有巨大危害。正确理解现实的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现实的人;关系(联系);运动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6-0102-07

众所周知,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页)。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人是实践的动物,人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实践表现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人们认为这一观点的提出是马克思对以往一切旧的人的本质观的根本性变革。这种解释似有牵强之处。因为这样解释的必然结果是:1. 马克思只回答了人怎样生存的问题,但回避了人本身是什么、人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是什么等人的本质观中的关键性问题;2. 它不仅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反而是以他们的人的本质观为前提的,即人本身是一个精神肉体统一的存在物、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在“社会关系”中生活。这也是多年来很多学者曾质疑的问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的真正含义是:现实的人在本质上不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你”、“我”等这样直观的生物体,而是一种生命活(运)动,这种运动的产生根源、发展动力、内在运行机制是人的联系。

## 一 “关系”的含义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抽象之极,然而又具体现实之至!很多人仅仅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许多个人的合作”[2](34页),并把医学、生物学中人的概念引入哲学,把人仅仅看作一个精神肉体统一的自然存在物。这就重蹈了费尔巴哈和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覆辙,即仅仅是对人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而没有看到“现实的、历史的人”;仅仅看到人是“感性的对象”,没有看到人是“感性的活动”[1](48,50页)。抱这种观点的人在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一定会感

收稿日期:1999-12-22

作者简介:曲广为(1973—),男,河南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到大惑不解:人本身是一个肉体存在物,怎么会是关系的总和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关系”含义的理解上。我们不能用该词原来的含义或我们现在对该词的理解去规范马克思的“关系”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用马克思来说明马克思,通过考察马克思形成这一观点前后一些著作中有关的论述来把握“关系”一词的真正内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2月,因此我们要结合1844年的一系列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起来考察“关系”的含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论述道:

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2](123—124页)

这里,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中,人的现实化使人失去现实性。扬弃私有财产、扬弃私有制是使人全面地、真正地占有人的本质,即使人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现实性的实现,人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官能同对象的关系即“人的关系”、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达到的。也就是说,现实性的人是人的官能同对象的关系即人的关系的总的结果、总和。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还认为:人一方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之所以说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因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即人利用自己的才能、知识、天赋等作用于对象来表现自己的本质,形成主体客体化。而之所以说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受限制的存在物,是因为他本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2](167—168页),他受第三者的作用、影响和制约。受动指的是主体受客体的作用、影响和制约从而使客体主体化。

可见,马克思的“人的关系”是人的官能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官能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官能和对象之间的联系。他讲的“人的社会关系”应该理解为人的社会性关系,即人的官能同对象的社会性联系。这样看来,“人与人的合作”仅仅是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它无法涵盖人的社会性关系整体,例如战争、人对物的关系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关系”是人所特有的,动物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关系是相对于“我”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有某种关系存在的话,主体必须能把“我”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因此,尽管动物也有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动物也有联系,但却不能称为“关系”,“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35页)。

按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关系不等于联系。联系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联系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指的是人的联系,即人的官能同人的官能、人的官能同外于人的自然界、人的官能同社会中对象性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是联系的一种。

## 二 运动和联系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

学。”[3](181页)因此,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必须遵从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科学的方法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就要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错误、走弯路,从而取得胜利。具体到认识活动来说,我们要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世界,不能戴形而上学的有色眼镜,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这是我们研究人和社会的总的出发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由无限运动、变化、发展着的物质构成,自然界中各物质的具体形态都在无限运动、变化、发展着。自然界中任何一种运动的担当者,即物质的具体形态,本身都由相对更微小的具体物质形态的运动构成,它们都是由更加微小的物质具体形态的运动组成的暂时整体,不是一个绝对静态的物质存在。自然界中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要想找到某种绝对的物质始初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某种事物(具体物质形态)不过是认识该事物所内在包含的运动,这种运动既包括该事物承担的构成更大一级整体的运动,又包括它自身内部的运动。我们认识所指称的对象就是物质的这个运动整体。静止的物体对于我们现有的感官功能来说只是相对静止的运动,是我们感官功能对这种相对静止的运动反映出来的直观表象。

人是自然界中的一类物质具体形态,因此,我们说,人是人所内在包含的运动,不是与我们感官反映出来的表象完全一致的物体、实体。我们研究区别人不过是研究区别人所内在包含的运动,这种运动既包括人自身内部各要素的运动,又包括人所承担的构成社会的运动。抽象的人、孤立的肉体在现实中不存在,正如同形而上学的科学所研究的静态的物体现实不存在一样,社会中只存在运动的人。

作为唯物辩证法大师的马克思早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他特别反对仅仅靠“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事物,主张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49页)。在人的问题上,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人看作是“感性的活动”而不是“感性的对象”,人的实际存在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1](30页),是人的生命

活动、运动本身。可见,马克思把人的本来面目看作是人所内在包含的运动,而不是静态的实体。

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人的本质呢?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包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人的类本质。人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马克思称之为类特性。他说一个动物的类特性在于它的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页)。二是人的活动背后的产生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事物存在的根据,是事物运动的根源。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现象等都是通过联系而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事物、现象才获得自身的规定,才有特殊的地位、作用、意义,离开了联系,一切事物、现象都无法存在、无法理解。联系产生并构成运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事物的联系,一个事物的运动由该事物的联系构成,事物的整个运动过程无时无刻都充满着联系,联系本身就意味着运动。事物所包含的不同运动由事物的不同联系产生并构成,事物内在的不同运动所表现的正是事物的不同联系,事物的运动又促进、推动着事物联系的发展。运动和联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只有通过人的联系、关系而存在,在人的联系、关系中实现、表现、发展自身,从而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获得人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形成人的本质。人的联系、关系产生并构成人所内在包含的运动,人的运动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联系、关系。人所内在包含的不同运动来源于不同联系、关系,并表现人的不同联系、关系。

任何一个物体的联系都包含两部分——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即该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该事物同周围事物、现象、过程等的联系。然而,相对于运动整体而言,这二者同属于运动整体的内部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的联系、关系同样包括两部分。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即人自身内部各官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它产生、构成人自身生命这个运动,“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活动,还能是什么呢”[2](95页)。二是人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这又包括两种联系:人与自然界的联系,即人与人的产品、外于人的自然界的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社会中对象性的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前者产生、构成人同自然界的相互交往的运动，如劳动等；后者产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运动，如阶级运动、战争等。现实中的人的联系就由这三种联系组成。这三种联系交互作用形成现实的人的运动，缺少任何一种联系，人就不能存在。现实中人所内在包含的运动也是由这三大类运动组成的整体，统称人的生命运动（活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各种论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正因为人是“感性的活动”，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的本质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才“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2]（24页）。与这种结构相同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运动”[4]（122页）。

当然，在考察事物时，我们一定要看到，自然界中现实的事物并不是没有本质的现象，也不是没有现象的本质，而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同样，现实的人也不是没有联系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联系，而是联系和运动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统一。

如上所述，人的生命活动有一个重要特征，由于联系的相互性，使人在活动中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两个过程同时进行。人的生命活动是主动的双向对象化活动。这就使人在活动中主体官能在改变对象的同时自身也发生变化，改变了的官能又同新的或改变了的对象发生新的联系、关系，产生、形成新的生命运动，如此发展下去。随着人的联系和生命活动不断的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和完善，人的生命活动不断地向自由自觉前进，人的联系、关系也日趋丰富。这两个过程名称虽异，实为一体，联系存在于人的生命运动过程始终。人的生命运动发展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充满着联系，联系是人的生命运动前进发展的动力和内在运行机制。这种运动联系的统一就是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

### 三 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人

马克思称费尔巴哈看到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我们想要了解马克思的“人”究竟何以现实，又何以历史，首先要了解费

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

费尔巴哈把握人是从三个角度入手的：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个精神肉体统一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理性、爱、意志力、心”；从自然对人的关系来讲，人这个动物所依存的环境构成人的本质，如空气、食物等；从社会对人的关系来讲，人依赖社会生活，没有社会，人就不能生存，他提出“族类本质”的概念，认为孤立的单个的人，无论是作为道德实体，还是思维实体，都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包含在团体、社会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中。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人具有社会性。

很明显，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与我们解释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并无质的区别。我们和费尔巴哈都认为人是动物，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由人的环境决定，我们认为人的本质由外在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道德关系等等决定。这二者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1]（47页）。

这样，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面对这样一个难题：人是外在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一种被决定了的因而是被动的存在。但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怎么会产生出生动活泼的实践活动和多姿多彩的社会历史来呢？只能有三种解释：（1）人的活动、社会历史是由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外在力量所决定的，人只不过是实现其目的的工具；（2）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不全面；（3）我们没有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然而，现实的世界不是静止不动、永远如一的物质世界，现实的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任何现实的、物质的具体形态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物质的不同联系、运动所暂时组成的集体。现实的人是人的运动、人的联系，是二者的统一，是人生不息的变革和前进活动，它不是一种固定的存在，它没有一刻的停顿，它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现实的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

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4页)。也就是说,现实的人是人们的活动同限制人们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斗争这种运动,这种运动,是他自身内部的联系和他同周围环境的联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运动联系的统一。也可以说,现实的人由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统一构成。主体不断地作用客体,客体不断地反作用于主体,这两个过程形成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对象和主体都既是现实的人的生命运动的出发点,又是现实的人的生命运动的结果。静态地看,“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5](491页)。

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但是作为精神肉体统一体的抽象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社会性,人的社会性表现在人的活动、运动和关系的社会性上。一方面,这些“关系”本身是属于社会的,是社会之中的人的生命活动,是构成人类社会关系总体的成分。我们知道,本身不与任何别人发生关系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体的生命、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结成集体、社会来共同对付自然界,这样,他们的一切关系都是属于社会的。另一方面,这些关系具有社会性。尽管主体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关系由单个的主体的生命活动来表现,因而具有个人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结成的社会性群体中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是没有任何需要的绝对独立存在的人的偶然发明。它们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主体的人运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力量、社会因素进行活动的表现。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活动由社会的因素构成。马克思说得非常深刻,“社会本质不是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2](24页)。

现实的人同时又是历史的人。马克思认为,要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成为现在这样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这样,表露在我们面前的是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都受到某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以及与该生产力阶段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因此,任何现实的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这

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作斗争运动,他只能在这种斗争、运动、联系中实现、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他不可能无限地超越自己的生活条件。这样,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表现为不同运动、活动,不同联系、关系表现出不同本质。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本性的不断变迁而已[6](174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一开始就纳入历史进程”的五种“关系”在人的活动上表现为:(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即这种需要的产生;(3)增殖;(4)人们之间的物质性交往、物质性联系;(5)意识(马克思认为“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思想”,尽管由于某种原因这句话被删除,但反映了马克思的一个思想)。这些社会关系、活动的总和就是马克思作为历史出发点的“人”。在这几种关系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关系是占第一位的,它决定其它一切关系,其它各种关系又可以反过来作用影响人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发展,在人的这些关系的交互作用与影响制约中,多姿多彩的社会历史运动就展开了。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人的活动不断发展,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丰富。每一代人都一方面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材料、资金、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事前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巨大的变化都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运动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个变化表示了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命活动整体的重要特征,从而使该时代的人的社会关系与以往时代的人的社会关系区别开来。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过是这种生命活动、社会关系交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

可见,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并不是费尔巴哈的作为感性对象的人,而是一类由人的社会性、历史性的联系产生、推动和构成的感性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运动。不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所认为的作为“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人,而恰恰是人和人的环境教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包括环境教育作用于人和人反作用于环境教育两个方面的运动(环境是通过人来改变的)。

#### 四 对抽象的人的反思

对照一下多年来人们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

的理解,不难发现,人们误读了马克思,用那种干瘪的、不结果实的抽象的人排挤了活生生的、无限发展运动的现实的人。这种抽象的人产生的根源是现今仍在顽强地统治着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有巨大危害,社会历史的发展渴望人们科学地认识现实的人。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观察方法是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只见静止,不见运动,导致了抽象的人的产生。一方面,人们只把人对自身的关系在我们头脑中反映出来的表象——人自身的肉体看作是人。而人对环境的关系,相对于人自身来说,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非现实的观念性存在,是由人们反思产生的,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强加在人身上的,不是人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就等于观念。他们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那里一切关系都成了观念”[1](71页)。这样,人就被看成一种孤立的动物。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生命和感官的局限,人们仅仅直观感觉到:世界上存在的都是物体,而不是物质和各种运动及其形式组合成的暂时性的具体形态;物体本身都是静止状态的实体,不是由更小的物质形态的运动构成;事物不是作为过程存在,事物是永恒的。从而导致这种观念:人是一个动物、实体,不是人所内在包含的物质运动,不是人的联系、主客体的统一;人本身及各种官能都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不是无限发展着的物质运动。恩格斯说:“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7](547页)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环境即人周围的“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只是把它们看作纯粹的、绝对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从而把主客体截然对立起来。这恰恰是康德理论所以产生的前提。如果以搞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康德的观点,在主客体对立的条件下,我们将难以找出有力的证据否定康德的结论:主体客体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不可知等等,就像他们同样也难以找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观点一样。为了克服这种荒谬的哲学观,黑格尔等人试图通过

把主体、客体统一到上帝和意识中来,以解决主客体分裂的问题。但这只是在头脑中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没有与现实统一起来,因为他们看不到现实的作为感性活动的人本身就是主体客体的统一。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犯下上述错误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人的活动本身”是“客观的活动”[1](16页)。这些哲学家们仅仅把人看作一个生物体,而这个生物体的活动仅是由这个生物自己主观决定的,想要就有,想不要就没有的活动。他们没有看到人的这些活动的存在并不依人这个生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些活动都是自然界的客观的运动,是人之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的必要构成成分,没有它们,人就不能存在。自然界中这种客观的运动就是人这种生命活动、人的联系、“关系”。客体、事物、现实、感性是这种生命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没有客体、事物、现实、感性,人类运动、联系就不能存在。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的直观。”[1](18页)

抽象的人在现实中具有巨大危害,它导致了唯物史观神学化和共产主义渺茫论。人是社会历史的根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历史同自然界的交接点。它一方面连着自然界,另一方面连接着社会。因此,只有科学地理解人,我们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如果我们仅仅把人看作一个会思维、有感觉和具有各种功能的物体、实体(这只不过是人头脑中的表象),不是物质的运动。那么人这个物体的功能的现有形式也必将被看作是永恒的、固定的。即使有所进化,也是缓慢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我们就把现实的、主动的、活生生的运动同它得以产生、形成和存在的环境割裂开来,使之孤立化,把现实的人抽象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只抓住这个影子的某些片面的、未发挥作用的、静止的功能,认为这是人的本质。这就导致了各种形而上学的结论。用这种抽象的人取代马克思的科学的“现实的人”,去理解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社会史观,必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谛。同样,如果人仅仅被看作一个功能性质固定不变的实体,那么,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也必定是永恒不变的。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根

本特性是人对物的依赖性,人要生存就必须依赖物质财富,否则人就不能生存。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人对物的被迫依赖关系的永恒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共产主义的渺茫性。

与抽象的人有巨大危害相对应的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科学地理解现实的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有科学地理解作为社会历史细胞的现实的人的内涵,才能以此为指导,促进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出大批人才,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世界强国;也

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进而理解“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8](237页),即唯物史观的真正内涵,才能了悟马克思由其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结论的全部现实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各阶段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类要克除异化,实现共产主义,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从而个人能够“占有现有生产力总和”[1](74,76页)。因此,只有在科学地理解现实的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社会,进而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目标,也才能解决人类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重大根本问题。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Real Human

QU Guang-wei

(Philosoph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his study, Marx treats human as a whole of certain material motion, instead of as an animal substance. So human is human's feeling activities, and human relations are the origin of human motion. Therefore human essence is human social connections. Real human is the unity of interplay and co-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activ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bstract human originates from metaphysical thinking method and is greatly harmful in the realit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understand real human.

**Key words:** real human; relation; motion

[责任编辑:苏雪梅]